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李喜所 主编

近代中国 传统丝绸业转型 研究

王翔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 转型研究

王 翔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国·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 / 王翔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10

(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ISBN 7-310-02370-6

I. 近... II. 王... III. 丝绸工业—经济史—研究—中国—1840~1945 IV. F426.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259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364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丝绸业	23
第一节 生丝贸易的新局面	23
一、生丝海外贸易的繁荣	23
二、上海取代广州	25
三、蚕丝生产与世界市场	30
四、传统缫丝技术的改良	31
第二节 蚕桑事业的新发展	33
一、植桑育蚕的辛劳与收益	34
二、老蚕区的兴盛与新蚕区的开辟	36
三、官绅“奖励蚕桑”及其时代特征	38
第三节 丝织生产的新形势	40
一、丝织品出口的增长	40
二、海外市场的扩展	42
三、各地丝织生产的复苏	45
四、丝绸外贸发展的意义	49
第四节 “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52
一、量的增长：从稀疏到茂密	53
二、质的变化：从分散到集中	58
第五节 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	64

一、太平天国战争的动乱 64

二、市场控制权利的易手 68

三、商业欺诈行为的妨害 75

第二章 中国丝绸业转型的开端

81

第一节 振兴蚕丝业的论争 81

一、认识深化的三个阶段 82

二、论争的意义及其局限 88

第二节 丝绸业近代化的三股推力 90

一、外国商人 91

二、洋务官员 96

三、“商办”丝厂 100

第三节 近代缫丝工业发展的两个区域 105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 106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 111

三、小结 115

第四节 近代中国的“茧行”和“茧市” 116

一、从“贸丝”到“售茧” 116

二、江浙地区的“茧行”——以无锡县为中心 118

三、广东地区的“茧市” 122

四、四川地区的“茧场” 124

第五节 戴着枷锁起舞 125

一、政治权力的阻遏 125

二、守旧势力的干扰 129

三、小生产者的抵抗 133

第三章 国际竞争的激化与中国丝绸业的危机

138

第一节 蚕桑业的没落 138

一、养蚕技术的低劣 139

二、市场机制的欠缺 142

三、土地制度的障碍	144	
第二节 蚕丝业的困顿	145	
一、蚕丝生产的落后	145	
二、“丝业霸主”的易手	149	
三、人造丝的挑战	151	
第三节 丝织业的危机	154	
一、“引丝扼绸”的后果	154	
二、“洋绸”倒流中国	155	
三、竞争失败的症结所在	159	
第四章 蚕桑业的改良		165
第一节 植桑育蚕的推广	165	
一、沿海蚕区的兴旺	166	
二、内地蚕区的纷起	171	
三、蚕桑专业生产出现	177	
第二节 蚕桑改良的起步	181	
一、蚕桑教育的兴办	181	
二、蚕桑科研的开展	185	
三、蚕种改造的推行	188	
第三节 蚕桑改良的区域比较	192	
一、珠江三角洲的蚕桑改良	192	
二、四川的蚕桑改良	195	
第四节 蚕桑改良有所进展的原因	199	
一、蚕桑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倡导与推进	199	
二、广大蚕农对蚕桑改良事业的响应与配合	202	
三、政府对蚕桑改良事业的重视与支持	204	
第五章 缫丝业的重振		210
第一节 广东缫丝工业的衰而复振	210	
一、缫丝工业渐入“辉煌”	210	

二、缫丝工业的衰落与重振	212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缫丝工业的后来居上	217

一、上海缫丝工业起废振颓	217
二、无锡缫丝工业异军突起	221

第三节 四川缫丝工业渐成气候	225
----------------	-----

一、四川近代缫丝工业的崛起	225
二、四川缫丝工业的比较优势	227

第四节 永泰集团及其示范效应	231
----------------	-----

一、永泰丝厂的创办与迁锡	231
二、永泰丝厂的革新与发展	233
三、永泰丝厂与“兴业制丝股份公司”	236

第六章 丝织业的嬗变

239

第一节 生产工具，更新换代	239
---------------	-----

一、手拉提花机的引进	239
二、电力丝织机的采用	243

第二节 经营方式，新旧递嬗	246
---------------	-----

一、从“帐房”到“绸厂”	246
二、美亚绸厂的经营	249

第三节 丝织原料，新陈代谢	251
---------------	-----

一、从“土丝”到“厂丝”	251
二、人造丝的应用	253

第四节 丝绸品种，花样翻新	257
---------------	-----

第五节 企业管理，日益完备	258
---------------	-----

一、铁机绸厂的“规则”	259
二、电机绸厂的“章程”	264
三、企业管理规章分析	265

第六节 丝织业转型的原因	270
--------------	-----

一、辛亥革命的影响与“实业救国”的信念	270
---------------------	-----

二、丝绸织品的特性与抵制外货的斗争	272
三、科技革命的冲击与基础部门的发展	275
四、行业生存的威胁与丝绸业者的行动	279
五、机器排斥手工与传统向现代转换	282

第七章 近代丝绸业的结构与功能

286

第一节 多元结构 286

一、缫丝业的多元结构	288
二、丝织业的多元结构	296
三、地区间的不平衡	299

第二节 功能分析 301

一、市场基础	301
二、自我改进	306
三、“弹性机制”	311
四、从业门槛	314

第三节 比较与启示 317

一、日本丝绸业的“和洋结合”模式	318
二、转型过程的“应有之义”	321

第八章 丝绸业转型与近代社会变迁

325

第一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325

一、传统云锦公所的性质与职能	326
二、云锦公所功能的转变	329
三、苏州“缎商”与商务总会	333
四、从“云锦公所”到“铁机公会”	336

第二节 新兴群体的崛起 342

一、强烈的“合群自固”意识	342
二、迫切的“亟谋改良”愿望	344
三、主动的“助行宪政”热情	345
四、坚定的“同声抗拒”意志	348

第三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352
一、“推进平民教育，实行工读主义”	352
二、妇女社会角色的转换	353
三、“公余”问题发端	355
四、民风习俗的潜移默化	356
第九章 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丝绸业转型的中断	360
第一节 战乱兵燹与苛捐杂税	360
一、空前的浩劫	360
二、苛重的捐税	367
第二节 日本对沦陷区丝绸工业的“统制”	372
一、丝绸统制机构的成立	373
二、蚕种统制	377
三、蚕茧统制	378
四、蚕丝统制	382
第三节 濒临绝境的丝织工业	388
一、所谓“自由事业”	388
二、电力供应的断绝	391
三、市场的极度萎缩	400
结束语	408
主要参考文献	412
后记	425

绪论

一

传统的丝绸生产，大体包含蚕桑业、缫丝业和丝织业这三个相互依存的行业，横跨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门。蚕桑丝绸生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受到人们的百般青睐，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在提供给人们舒适、精美和华贵衣饰的同时，还在文化、宗教、技术和制度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是蚕桑的发源地，是发明丝绸生产的国度。丝绸的生产与贸易，几乎与中国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在同中国传统文明的物质财富和辉煌文化相联系的所有产品中，丝绸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如果说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文明之根，那么，蚕桑丝绸业就是这棵文明之树的主要枝干之一。它的技术发展得特别完善，它的生产方式也在许多方面比其他手工业更为复杂，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先进部门，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区域经历了历史性的推移，到了明清时期，已经主要集中于江南太湖流域、华南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三大区域。在此期间，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表现出两个十分明显而又相互影响的趋势：一是官营手工工场的组织越来越周密，分工越来越细致，规模则越来越萎缩；一是民营丝绸生产越来越普遍，在丝绸总产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力。清顺治八年（1651），颁布了“额设钱粮，收丝招匠”的谕旨，^① 这道“收丝招匠”制的谕旨虽然没能马上得到切实执行，而是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相

^① 户部尚书噶洪达：《题为请敕免派机户以苏江浙民困事》，顺治八年四月二十日。

对稳定下来，但是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收丝招匠”制以雇佣生产为基本内容，从法典上宣布了中国长期以来官营丝织生产徭役制度的基本结束，标志者丝织工匠因人身隶属而无端服役的时代行将就木。于是，官府放松了对民间丝绸生产者的人身控制，民营丝绸生产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丝绸生产结构中占据着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诚如明末徐光启在其所著《农政全书》中所说：江南一带，“农田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杭之币帛，嘉湖之丝纟，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在某些丝织专业乡镇中，甚至出现了“以机为田，以梭为耒”^①的副业逐渐变为主业的趋向，成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变迁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是中国丝绸生产长期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成为中国丝绸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②

历代丝绸生产经验的摸索、总结和积累，为明代丝绸科技发展高峰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明代，中国传统的丝绸生产技术达到了鼎盛。在植桑育蚕方面，已经发现和利用了家蚕的杂交优势，也已经掌握了采用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传染和蔓延。在蚕丝缫制方面，缫丝车的构造有了进一步改进，缫丝方法也有所改善，已经总结出保证缫丝质量的一套完整技术：“凡供治丝薪，取极燥无烟湿者，则宝色不损。丝美之法有六事：一曰出口干；一曰出水干……”^③可知在缫丝工艺上已经注意运用和掌握温度和湿度以保证生丝的质量，使缫出的丝质柔软

① 胡琢：《濮镇纪闻》，“总叙”。

② 当然，城乡独立丝绸小商品生产者的发展并不很充分，从事丝绸生产的主体还是农民。虽然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农民家庭的丝绸生产基本上已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但是他们仍然被束缚于土地，并没有达到独立小商品生产者所应有的程度。个体小农在国家和地主的超经济剥削下喘不过气来，不得不以丝绸生产作为家庭副业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在某些丝绸生产地区出现的“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现象，也不过是说农民的丝绸家庭副业生产比之于种植业的田亩之收，在缴租纳税方面占据了较大份额而已。在一家一户的丝绸小生产（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还是市镇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主导形态下，其工具、技术、视野和观念，都使得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易于凝固化。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迈开向近代工业转型的步伐，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

坚韧，白净晶莹。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的嘉兴、湖州一带，缫丝技术处于国内乃至国际领先地位。时人加以比较后指出：“凡治茧必如嘉、湖，方尽其法。他国（处）不知用火烘，听茧结出，甚至丛杆之内，箱匣之中，火不经，风不透。故所谓屯、漳等绢，豫、蜀等绸，皆易朽烂。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涤百余度，其质尚存。”^①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人们已经认识到水质对于缫出生丝的质量好坏关系甚大。“缫茧以清水为主，泉源清者最上，河流清者次之，井水清者亦可”。^②浙江新市镇有蔡家漾，“蚕时取其水以缫，所得丝视他水缫者独重，盖水性然也，故缫时汲水于此”。^③

在丝绸织造方面，先考查丝织生产工具的改进。明代的丝织机具已经比较完备，种类也比较多，仅在江南地区的市场上，经常作为商品出售的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等多种。^④根据所需织造的丝绸品种，可以采用不同的织机，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专织平纹的“腰机”，一是专织花纹的“花机”。“腰机”的构造简单，操作方便，足蹬踏板，手投织梭，“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绡，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⑤“花机”的装置较为繁复也较为完备，代表了古代中国丝织机具发展的最高水平。据记载：

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冲盘，下垂冲脚（水磨竹棍为之，计一千八百根），对花楼下掘坑二尺许，以藏冲脚（地气湿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机末以的杠卷丝。中用叠助木两枝，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叠助，织纱者视之绫绢者，减轻十余斤方好。其素罗不起花纹，与软纱绫绢踏成浪梅小花者，视素罗只加枕二扇，一人踏织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闲住花楼，亦不设冲盘与冲脚也。^⑥

① 崇祯《苏州府志》。

② 卫杰：《蚕桑萃编》卷四。

③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浙江图书馆藏清刻本；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新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④ 崇祯《苏州府志》。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腰机式”条。

⑥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花机式”条。

于此可见，明代“花机”由十余种部件构成，各有特定功能，缺一不可：的杠卷缠着所有丝缕，经纬交织成绢帛后卷上卷布轴；叠助可以加重织筘的捶击力，使经纬交织更加紧密而坚实；老鸦翅和铁铃，可使缙面轮流提起，携夹经缕做上下起伏运动，分开经纬，以便投梭；蹬动踏板，动力可传导机身各部，使之互相牵动，借以织造。在同一台织机上，只需通过增减综梳，就既可以织提花织物，也可以织素罗或小花织物；织造不同纬线密度的品种，则可以调换叠助木来调节打纬的力度。

织机构造的完备和性能的改进，是丝织技术发展的一种表现，反过来它又推动着丝织技艺的进一步提高。“腰机”织者需要手足并用，分别完成移综、开交、投梭、打纬和卷布、放经的织造程序。使用“花机”则要求更高，需要两人同时操作，一人司织，一人提花。织者以足力蹬动踏板，左手投梭，右手持筘碰击经纬交织之处，使之结合紧密，到织出一定长度后，还要卷绸并放长经丝；提花者则提拉经缕，与司织者的动作默契配合。这些精细复杂的织造技艺，人们已经能够不太困难地掌握，出现了大量具有熟练劳动技能的丝织生产者，能够根据需要熟练地织造出多种不同的绸缎品种：“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织者，曰‘绉纱’；凡单经曰‘罗地’，双经曰‘绢地’，五经曰‘绫地’”；“先染丝而后织者曰‘缎’；就丝细机上织时，两梭轻一梭重，空出稀路者，名曰‘秋罗’”；“盖绫绢以浮经而见花，纱罗以纠纬而见花；绫绢一梭一提，纱罗来梭提，往梭不提”。^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用这种手投梭机织造绸缎，体力较好、技艺娴熟的工匠一般日可织幅宽二尺二寸的平纹织物八九尺，体力较弱、技术一般的工匠，日可织六七尺左右，平均日产量约在七八尺之谱。织造花纹织物，则视纹样精致繁复的不同而效率各异，一般二至三人日织幅宽二尺余的花纹织物二尺五寸不等。据测算，使用这样的手投梭机织造绸缎，达到如此产量已经是人体劳动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在丝绸的炼染整理方面，明代在把生丝炼成熟丝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和应用了胰酶脱胶的生物化学技术。《天工开物》中记载：“练丝用稻藁灰入水煮，以猪胰陈宿一晚，入汤浣之，宝色烨然；或用乌梅者，宝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花木”条。

色略减。”^①明代对染料的采集季节、加工方法等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使色牢度进一步增强。丝绸染色的色谱也有拓宽，仅据《天工开物》、《天水冰山录》中所载，色谱就达57种之多。在染色方法上，明代创造了“拔染”技巧，这是传统丝绸印染技术发展中的一大变局，使生产效率得以成倍提高，至今仍然在印染行业中广泛运用。

综而观之，中国的丝绸科技经过长达数千年的积累和发展，到明代达到了顶峰，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中国古代丝绸生产技术的发展是相当缓慢而又带有明显因循守旧性质的。它只是从固有的模式出发，对沿用下来的技术和设备做些无伤大雅的修补和改动，这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效果，也能适应一时的需要，但是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势因循下去，难以带来技术的突破、生产方式的创新和社会生产力的飞跃，而终将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在人们津津乐道的繁盛局面之下，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经显露出滞重难进的迹象，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传统生产方式所能给予的极限。

从根本上说来，农业文明给予丝绸科技的发展余地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农业社会所能允许的限度内，它可以给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一定的空间；在没有遭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显示出某种适应性和生命力。但是，极限已经到来，清代的丝绸科技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外来威胁的阴影也迫近了，就在明清王朝递嬗的那一时刻，万里之遥的西欧岛国升腾起资产阶级革命的呐喊和厮杀，随后又开始了由中世纪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过渡。工业革命的进行，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在纺织工业领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丝绸工业迅速崛起。近在咫尺的东邻日本，千百年来一直仰给于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生产技术，如今也在以中国为目标而埋头追赶，即将成为中国丝绸业的强劲竞争对手。

二

正当中国丝绸行业在传统社会的母体中沿着固有轨道发展之际，19世纪中叶，东亚海面上响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频叩关的炮声，终于打开了中国几乎关闭着的国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广袤领土的日益对外开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渗透的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篇”。

步步加深，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西风东渐，新旧激荡，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楔入了一种全新的因素和力量。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和剥削掠夺也带来了那么多的民族屈辱与灾难，但国际社会之间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方位的交流和刺激，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开始了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丝绸行业，面临着一种新的发展契机，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蜂拥而来的外国商人，并没有忽视中国丝绸无可比拟的市场价值，他们一面带来大量廉价的棉纱棉布冲击中国的土布市场，一面又极力求购和扩大中国丝绸的出口。相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说，欧洲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和近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则显得较为迟滞。由于农业中蚕桑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需要，能取得的原料茧十分有限，欧洲的近代缫丝工业尽管从 19 世纪上半期开始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的制约而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更由于欧洲的蚕体微粒子病流行，防治乏术，缫丝业的原料来源益发紧张，缫丝工厂很多被迫停业关闭，生丝原料更加依赖于从东方一些国家的进口。

另一方面，在欧美诸国，工业革命虽然是在棉纺织领域最先开始并完成的，但是由于丝织生产的特殊技术要求，动力丝织机的发明比棉纺织机器的发明要晚得多。直到 19 世纪中期，动力丝织机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并逐步推广，一时间尚无法完全改变丝织生产的手工业性质，再加上丝绸品种、产量等方面的原因，欧美的丝织工业仍然无法完全满足对丝绸衣饰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历史悠久而又在欧美国家享有盛誉的中国丝绸，也就成为他们竞相“采办”的对象。

从鸦片战争后到 19 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丝绸行业不仅没有像棉纺织等其他手工行业那样首当其冲，在洋货的冲击面前境遇困顿，相反还由于清政府种种自我封闭的解除而“外销大畅，益成蓬勃”。更为重要的是，因应着海外市场的需求，中国的缫丝生产迈出了近代转型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丝绸行业的蚕桑、缫丝、织绸三道主要工序中，只有江南地区一些城市的丝织业里孕育着新的生产关系的胚芽，尽管蚕桑和蚕丝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日渐提高，但蚕桑业和缫丝业仍然一

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的内部，停留在小农个体经营的阶段，尚未出现养蚕与缫丝相分离的现象。^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放通商，世界市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激增。中国生丝的出货量不断增大，但一时间生丝生产则仍然沿袭传统方式，并未改变其作为蚕区农家副业生产的形态。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19世纪60年代以后，机器缫丝工业首先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中国的生丝生产逐渐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流通结构，引进新式机器，开办缫丝工厂。以此为开端，蚕桑业和缫丝业开始分离，农村里植桑育蚕的农户由过去的蚕丝缫制者向蚕茧出卖者转化。与此同时，缫丝业中则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的第一抹曙色。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在丝绸科技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各国丝绸工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遇到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对手。被世界大潮裹挟而去的中国传统丝绸业，起初曾凭藉自身的独特技艺和特色产品，一度维持着繁荣兴盛的局面，但是，国际市场上的无情角逐和中外丝绸业的沉浮消长，已经迅速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由于未能像日本丝绸业那样抓住时机进行更新和改造，中国传统蚕桑丝绸业逐渐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并迅速发展成为严重的危机。

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蚕丝出口贸易的兴盛和近代缫丝工厂的兴起，并没有立即带来蚕桑生产的变革，作为丝绸业基础的蚕桑生产仍然是在传统的轨道上蹒跚前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显露出丝毫近代化的亮色。随着时光的流逝，世界蚕丝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而一个国家丝绸业竞争力的强弱，与蚕桑生产技术先进还是落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这一时期，世界蚕桑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国、意大利的蚕桑生产获得了明显改善，“其进步之速，成绩之佳，蒸蒸日上；吾国蚕桑向称先进国，今且望尘莫及矣”。^② 咄咄逼人的东邻日本，蚕桑生产经过近代科学技术的洗礼和改造，更是面貌一新，“如蚕种改良焉、蚕体

^① 参见铃木智夫：《清末无锡地区养蚕业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5月。

^② 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第23页。

检查焉、蚕病研究焉、蚕丝精制焉”，都走在了世界前列，甚至超越欧洲，一跃而为“世界丝业之最发达国家”。反观中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则是一种“育蚕胥仍其旧”的景象：“不知拣蚕种之法，则蚕种弱；不知饲养之法，则蚕多病”；^①“农民安于习惯，老桑不忍更换，饲育墨守旧章，悉任天时气候之转移，为产量丰歉之标准”。^②影响所及，“吾国蚕茧近年以来日就退化，种子不良，蚕病蔓延，茧质恶劣达于极点。此为产丝量锐减以及丝业衰败之主要原因”。^③

墨守陈规的传统蚕桑生产，势必会损害蚕茧的产量、质量和缫丝的等级、品位，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缫丝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丝绸业中率先起步向现代工业转型的缫丝工业，受到了落后的蚕桑生产的严重制约。加上人造丝于19世纪末期间问世，以其新颖的特色、优越的性能、低廉的成本和几乎乱真的外观而风靡全球，在世界市场上排斥着天然丝的消费，改变了世界丝绸业的固有发展道路，对丝绸生产的固有程式形成了极为强劲的冲击。守旧落后的中国传统丝绸业更是首当其冲，“一方面因人造丝之竞争，出口丝类，受其影响，而吾国生丝对外之销路，将因之减少；一方面因人造丝之输入，一部分织物改用人造丝，而吾国生丝国内之推销，将因之不易发展。我国为天然丝生产国，亦为天然丝消费国，人造丝发达之结果，关系吾国丝业前途，实不容忽视”。^④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中国的生丝出口于1905年被日本超过，占据世界蚕丝市场上千年的领先地位，终于在20世纪初丧失，“世界丝业霸主”的桂冠沦于他人之首。国人对此言之痛心：“日本丝业，虽为后起，其育蚕缫丝，尚在华丝行销欧美后之十有三年，然殚精竭虑，营业蒸蒸日上，阅时仅五十余年，已赳赳乎执世界丝业之牛耳！逐年产额，超出吾国数倍以上。”^⑤

① 苏州市档案馆藏：《菱湖商会会董孙志瀛禀》，宣统元年五月初四日。

② 《无锡丝厂业现状》，《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1号，1930年1月。

③ 《无锡丝茧业同业公会档案》，见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茧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第56页。

④ 杨荫溥：《西湖博览会与吾国丝绸业》，《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0号，1929年。

⑤ 《辑里湖丝调查记》，转引自曾同春：《中国丝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32页。